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九卷

目 录

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	3—10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1—35
给威·白拉克的信	13—14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15—35
一	15
二	26
三	28
四	30
弗·恩格斯。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36—38
弗·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	39—40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	41—59
一	43—53
二	54—59
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	61—106
一	64—67
二	68—71
三	72—75
四	76—78
五	79—82

六	83—87
七	88—91
八	92—96
九	97—100
十	101—103
十一	104—106
弗·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	
给恩·比尼亚米的信	107—109
弗·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	110—114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115—125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26—131
弗·恩格斯。 [*] 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132—134
弗·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135—158
一	137—140
二	141—144
三	145—149
四	150—154
五	155—158
卡·马克思。布赫尔先生	159—160
卡·马克思。 [*] 答布赫尔的“说明”	161—162
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163—169
弗·恩格斯。 [*]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 状况	170—171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 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72—190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172
二、给报纸拟定的方针	178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182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191—200
一、关税率	191
二、国有铁路	196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01—247
一	205—218
二	219—227
三	228—247
卡·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	248—249
卡·马克思。工人调查表	250—258
一	250
二	252
三	253
四	256
卡·马克思。 [*]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	259—263
卡·马克思。 [*]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26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 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265—267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268—26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 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1881年3月21日)	270—27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	272
弗·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 ...	273—276
弗·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	277—279
弗·恩格斯。工联	280—286
一	280
二	283
弗·恩格斯。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287—291
弗·恩格斯。两个模范地方议会	292—295
弗·恩格斯。美国的食物和土地问题	296—298
弗·恩格斯。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299—303
弗·恩格斯。工人党	304—307
弗·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308—310
弗·恩格斯。棉花和铁	311—314
弗·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315—318
弗·恩格斯。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	319—321
弗·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322—32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俄文第二版序言	325—326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327—336
弗·恩格斯。论美国资本的积聚	337—339
弗·恩格斯。布雷的牧师	340—344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本初版序言	345—347
弗·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	348—350
弗·恩格斯。马尔克	351—369

弗·恩格斯。燕妮·龙格(马克思)	370—371
弗·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	372—373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374—379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380—388
一	380
二	38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1870年10月30日 梯也尔先生的停战)	391—395
卡·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396—429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430—452
初稿	430—441
二稿	442—446
三稿	447—452
卡·马克思。 [*] 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 发展的札记	453—477
I [准备改革的]过程	453
II [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	456
III 地方自治机关	463
IV 俄国	471
弗·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478—538
凯撒和塔西佗	478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493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509
注释：各日耳曼部落	523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	539—599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兰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539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	552
注释：法兰克方言	564
注释	603—66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664—696
人名索引	697—724
期刊索引	725—727
地名索引	728—740
度量衡和货币名称表	741
译后记	742—745

插 图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第一页	12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的第一页	173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 第一版的扉页	203
卡·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页	261
弗·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日耳曼人移住图	531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75年3月—1883年5月

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

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¹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

基本上接受 1869 年的爱森纳赫纲领²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³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呢？“人民国家报”⁴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⁵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 1 到 5 和 1 到 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⁶。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

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⁷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 1869 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 1870 年至 1871 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

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⁸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⁹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¹⁰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

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¹¹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

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¹²。在人们的想像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